

情 如
山 水

顾 工 著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

情如山水

顾 工 著

内 容 简 介

《很近，很遥远》是通过一位老干部的回忆，描述抗日战争时期，一个爱国女青年，在党的领导下，在繁华而又充满恐怖气氛的大上海，如何和敌伪的反动统治进行英勇的斗争；又如何巧妙地通过封锁线，撤往苏北解放区，来到炮火连天的前线，英勇杀敌，浴血奋战，以致最后献出了她的宝贵生命。

《情如山水》的故事是通过一位记者与一位女技术员的爱情线索而展开的。这对青年都是充满朝气、有理想、热爱生活的新一代。可是在十年动乱中，他们都蒙受了不白之冤，受到了残酷的折磨。严峻的现实，坎坷的命运，却使他们之间的纯洁而又有点芥蒂的爱情，愈加真诚而炽热。动乱结束了，他们又各自奔上了自己的工作岗位，贡献着自己的力量。他们的生活也更幸福了。

责任编辑：梁先声

封面设计：金 荣

情 如 山 水

Qing ru Shanshui

顾 工 著

黑 龙 江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

(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)

鹤岗日报社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·印张 4 4/16·插页3·字数80,000

1984年3月第1版 1984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25,000

统一书号：10093·616

定价：0.55元



作 者 像

目 录

很近，很遥远·····	(1)
情如山水·····	(77)

很近，很遥远

老兵，在继续行进

很近，很遥远……

这简直像是电影上的推拉镜头。推——现实就在眼睫毛下闪烁；拉——历史又在记忆中朦胧地隐现……

老兵闵天，独自顺着外白渡桥的桥栏，沿着黄浦江的江沿，向南走去——从北京东路的路口，走向金陵东路的路口……

呵，这片楼房比山岳还要拥挤的地段，这片棕榈林和路灯交晃的地带，便是全国闻名、世界闻名的外滩。自己的痛苦和幸福，悲剧和喜剧，幻灭和向往……仿佛都是从这里开始，在这里交织……

现在暮色刚刚降临，黄浦江上已呈现出奇异的神秘色彩，对岸的灯光在浓黑的江面上波动和颤抖。各种停靠的船只，映着时睁时闭的眼睛。一对一对年轻的情侣，都倚在、伏在砖石砌成的高栏上，喃喃低语，耳鬓厮磨，有的火热得简直融化成了一个……

他和她忘却了世界的存在！

他和她感觉不到周围的眼睛！

一对一对，一对一对，彩色的肩膀，彩色的脊背，只有黑发，象江水的波浪般起伏、翻卷……啊，在棕榈树宽阔羽毛般的荫影下，每条石凳上，也布满这样紧紧拥抱的“伏兵”——这是爱情的突击队，这是幸福的集团军！

闵天望着这一切——他有些羞怯、有些窘迫地望着这一切。他很想闭上眼睛，加速越过这片爱情象硝烟般弥漫的阵地；但他又不得不睁大眼睛，放慢脚步，搜寻着、捕捉着三十六年前在这里获得的一切，在这里失落的一切——这里也有他爱情项链上散乱开来的珍珠……

他，一个胡髭拉碴、皱纹密布的老兵，军衣上散发着隐隐的洗不净的酥油气味，土得不能再土，拙得不能再拙，现在竟徜徉在这里，缅怀当年的风流韵事。如果让这些在爱情的锅炉里蒸腾着的青年人知道了，大概都会回转身来，仰起脸来，盯着他，瞅着他，哑然失笑，或轰然大笑！

但闵天青年时代的那段感伤的罗曼史，是不是要比这十里洋场上（现在还能叫十里洋场吗？）的青年情侣，曲折得多、浓郁得多、深沉得多！

是的，他第一次是在这里见到她的。

闵天现在是祖国西部边陲、雪山包围中的部队的一名政委，他在风呼雪啸中已经生活了、战斗了将近三十个年头——现在连他的头发，也已经染上雪山的颜色。还有谁能相信他当年曾是上海街头，上海银幕上一名翩翩小生。那时，他是多么狂热地想当电影明星。不过这并不全是梦幻，他确

确实曾在一部《大饭店》的影片里扮演一名在饭桌上吃饭的学生——那年，他才十七岁，就和当时风靡一时的女明星在一盏水银灯下，拍摄着各种有趣的表情——如今回忆起来，真有些惶愧汗颜。

他这想当大电影明星的强烈欲望，是怎么被岔断的？呵，就是因为遇见了她，遇见了她！

那时他有些快意，但也有深浓的忧郁——忧郁象一团团吹不散的阴云。他的家并不富有，但还不是那种在饥饿线上、死亡线上挣扎的人。父亲在一家洋行里作事，能说流利的英语，和不太流利的法语、德语。他不会说一句日语——一种强烈的作亡国奴的耻辱感，使他决不学一个日本字母。

年轻的闵天的忧郁，是由于和他父亲具有同样的耻辱感。他多怕走过那外白渡桥——现在，老迈的闵天刚走过外白渡桥，但除了有一对对紧紧依偎的情侣伏在桥栏上，没有任何外国的士兵。当年，日本宪兵总举着短簇簇的刺刀，时时把没有在他面前脱帽的过桥人的帽子挑落——年轻的闵天也受过这样地惊吓、屈辱。

阴郁的黑云在他的心中聚积、聚积，时时要爆发雷电——他的雷电，就是诗。有次，他孑立在南京路口，孑立在“华人与狗不得入内”的牌子侧面，脸颊和晚霞一样烧得绯红，片刻便阴冷下去——诗句，象归鸦般张开了翅膀：

江的那边，
是垂落的黑幔；
江的这边，

是峡谷的深渊，
我的心哟，
你伴着哪条小船，
在江心中打转？！

后来，他回到他住的小阁楼里，把这首诗写在日记的扉页上，题名为：《徬徨》。

有天，凄风苦雨——现在，每逢这种天气，黄浦江边匍伏在石栏上的对对情侣，便撑开了各式各样的花伞，遮住了肩，遮住了脸；那时，他却有个“独立寒秋”的味道，任凭蒙蒙细雨，浇湿密发，浇湿眼睫……他在把比雨丝还要细密的灵感，凝缩成比冰还冷、比火还热的诗。奇怪，他现在再不作诗了，有三十年没有作诗了，是因为老了吗？是的，老了，也许诗也不喜欢和老年人结伴……

在雨丝中，在暮色中，有位姑娘向他走来——是姑娘吗？说不准。她兜头盖脸地披着块大雨布。呵，近了，更近了……她的眼睛似乎也让雨水淋湿，水汪汪的，不过这水中象有阳光，月光，星光，甚至是彩虹。不，这纯粹是幻觉。一个人在美的事物面前，是不是常常会产生一种奇异的幻觉？！

没有说话——当然不说话。

他从来没有挑逗异性的本领——每逢这种时刻，他总异常地庄严，心也不知道是跳得更快还是更慢？总之，所有的脑细胞，都一齐进入了冬眠……

象挨着，又没有挨着。

象触电，又没有触电。

她如同一道没有蓝光的闪电，没有轰响的沉雷，撼动了，又消失了……

他猛地醒悟到这是一种幻觉，这是冥思苦想后进发出来的一句诗！他惘然若失地把雨湿的手，插进了衣袋。

他想掏出一块手绢，但却意外地掏出了一本薄薄的小册子。

是谁装进他口袋里的呢？他惊骇地翻开第一页——

“中国向何处去？”——毛泽东。

突然，他象一名逃犯，一名偷盗了天火的人。他回到他的小阁楼里，蒙上窗，掩上门，钻进一年四季都挂着的旧蚊帐里，把小册子从贴身的内衣中取出来。不告诉父亲，不告诉母亲，一页又一页，一页又一页……

呵，那片光明的世界！

呵，那张皎洁的脸庞！

世界——脸庞！脸庞——世界，总在反复迭印，总在书页上、脑海里浮动。他感到从未有过的纷扰，又感到从未有过的宽慰。

后来，他又见到了那张充满世界、盖满世界的脸庞——她的脸庞。

那是个奇遇。

那是个戏剧中的戏剧。

他考进了一个业余剧团，这剧团的名字很好听：《晨钟》——这比当时野蘑菇般繁衍的业余剧团，如：东亚，玫瑰，

夜来香，心心……都要显得清亮、脱俗得多。

剧团设在铺着凹凸不平石板路的小弄堂里。推开两扇黑门，便是小学校的一间教室。下课以后，把这里的桌椅板凳，重新横七竖八的一摆，便成为这《晨钟》剧团的排演场。

排演新剧：《泪洒天涯》。

剧的内容是写个教员的挣扎，苦斗，呼号和死灭——死灭在学校的晨钟刚刚敲响的时刻。

编导就是这所小学校的语文教师。他个子不高，可真象团火，什么时候都在燃烧。他一握你的手，你就感到从心里往外发烫。

他用炯炯的眼神注视着闵天，

“过去在哪儿？”

“北平。”

“读书？”

“嗯，高中，没毕业。”

“为什么没读完？”

“教日文的老老师打我——我恨！”

这位小个子的编导，眼睛变得更亮，过来和闵天握手，

“我们欢迎你，你被录取了——今后，我们将生活在同一盏灯光下，同一个舞台上。”

在这个剧里，闵天被分配演敲钟的老校役。

闵天有些闷闷不乐，他甚至想退出这个剧团。为什么剧本里这么多年轻、漂亮的角色不让我演？为什么偏偏要我演这粘满假胡子的糟老头？——不过，在这位编导通知他来听

剧本时，他还是来了。他不知道在这个剧里，自己出几次场，有几句台词……

读剧本的是位年轻的女演员。

女演员头上打着个蝴蝶结，上身穿件蝴蝶衣，再加上走路时的轻盈、弹跳，就更象蝴蝶的飞舞。闵天想：一定是歌舞团的；或者，干脆就是舞女。

她读剧本的声音，非常清脆，象玻璃茶杯在叩碰着玻璃茶杯。北平话——标准的北平话。奇怪，在这上海人学国语（那时，就管北平话叫国语）的“咝咝”齿音中，有她这样轻柔舒展的卷舌音，真是奇迹，真是悦耳。

她沉浸在剧情里；她沉醉在角色中。

她的眼睛，呵，她的泪湿的眼睛……

泪湿的眼睛，让雨水淋湿的眼睛——阳光、月光、星光、彩虹……呵，是她吗？是她，是她，是她！——闵天忽然感觉自己不能离开这个剧团了，不管扮演什么角色，都不能离开，不能离开……

读完剧本，解散，各人回各人的家，挤电车——那时电车分头等和三等，头等车总是不太挤的。

在电车上他和她面对面。

他的触电感，麻木感，脑细胞的冬眠感，又一齐出现了。他想回避她，他想提前下车，但三等车里太挤，挤得他转不开身。

她先笑了笑——世界上还有更美的微笑吗？

“你喜欢吗？”

“嗯——什么？”

“剧本。”

“你读得很好。你象是北平……”

“呵，你也象是北平。”

“我去年随家父来上海。”

“呵，我见过你。”

“在哪儿？”

“外滩！”

突然，电闪雷鸣，雷鸣电闪，在闵天的脑海里汹涌起万丈波涛。是的，真是她的眼睛，她的眼睛——呵，在这眼睛里，藏着一千个问号，一万个谜！那传单，那小册子，那“中国向何处去”，那……

但这个谜底，不能在电车里猜，也不能在人群中揭晓。无数密探的眼睛，都是网，都是绳索……

这个《晨钟》业余剧团，看来演戏、排戏，都是业余的业余，那么这个剧团的专业是什么？看来，是革命！

革命——这个强烈的炽热的字眼，闵天已多次从各种文艺书籍中读到；那些革命者的形象，常常和武侠小说、剑客小说中的拔刀相助，来去无踪的形象，混搅在一起，既神奇，又敬畏，更向往——但他自己，竟然也这样侥幸，这样偶然地成为革命者了。

他开始伴随这位花蝴蝶般的女演员、女革命者，去散发传单、小册子了。他俩提着手提箱里的宣传品，交给电影院，交给商号，交给街头的书报小贩——原来，到处布满密探，也到处布满革命者，相互在巡视、在察觉、在回避、在

追踪……

在咖啡馆里——现在年迈的闵天又快走近那座咖啡馆了，它还座落在南京路的路口，还赫然在目，那时——他和她用匙搅拌着咖啡中一块久久没有溶化的方糖，低低地谈：

“你为什么要塞给我一份传单？”

“我看你站在细雨中，很苦闷。”

“是的，我在构思苦闷的诗，”

“看得出来，你是苦闷的象征。”

“你从来不苦闷？”

“我的苦闷，比你多，比下雨的雨丝还多。苦闷的原因，往往是由于没有钱，没有出路，没有爱——我的父亲抛弃了我的母亲，只留下了一台摇袜子的机器。母亲每天坐在这机器旁边摇袜子，一天能摇出十几双，养活我。可是，母亲也已经吐血死了，我继续每天坐在摇袜机旁摇袜子……”

闵天真没想到这位花蝴蝶般的女孩，是孤独的女工，是革命者，是给大家朗诵剧本的演员，是……他从内心深处升起一种模糊的、朦胧的同情感、敬慕感、崇拜感——啊，这种感情若再上升、上升呢？……

他努力把这种感情遏制住，在这位比他小些的女孩面前，他仍然有些侷促和窘涩。他隐藏着轻柔的兴奋：

“导演对我谈起过你。”

“导演也对我谈到过你，”她用匙连连搅着微温的咖啡，使杯中的咖啡漩起漩涡，“你和我还是同学哪！”

“同学？什么时候？”

“在北平。你比我高一班，不过那时候男女同学是从不讲话的。”

“呃，嗯……”

闵天感到心里很甜润，感到有很多话都在灵魂中喧哗，想说，但不知该怎么说出来——脑细胞又在冬眠。

她用小匙挡住杯中的涡流，注视着涡流中的光影，轻盈地笑：

“我们碰到一起，走到一起。那天，我往你口袋里塞份传单，完全是无心的，无意的……”

闵天沉重地艰难地说：

“你这很偶然的一个举动，也许改变了我的一生——我一生的生活道路。”

“人是应该改变的，因为历史在改变，时代在改变……”

咖啡馆的侍女走来又走去。

他俩的谈话时断又时续……

从此，在闵天的心灵的天空中（如果心灵也有天空的话），总象闪烁着宇宙中的星辰一样，闪烁着她的脸庞，她的眼睛，她的名字——上官银河。

上官银河和闵天同台演出的戏：《泪洒天涯》，很快闭幕了。演戏是冒险的，连来看戏也是冒险的——所以观众并不多。

密探却象苍蝇嗅到蜜，麇集而来。

剧团必须分散、隐蔽、化整为零——象簇火似的那位编导，很快失踪；随着所有剧团的人，都象海关的钟声，飘远，

销声匿迹。

她和他约定在外滩见面。

他站在半年前和她在雨丝中蓦然相遇的地方——这半年，不就是一出漫长的戏剧？有惊喜，有柔情，有革命的火花，有无声的心跳……

她走来。

他俩沿着江边漫步，下轮船的阔少，褴褛的乡民，和把腰压成弓形的码头苦工，时时把他俩的脚步阻拦。

上官银河的面部表情异常地平静——她真是好演员，在感情的琴弦上可以弹出纷繁的音响，这音响可以在天地中共鸣，也可以在内心深处回荡。她说：

“我们的戏结束了，可是导演还在——他，还在导演。”

“我想走。”

“去哪儿？”

“去没有人的地方；或是人和人拚杀的地方。”

“去不去人 and 人相爱的地方？”

“有这样的地方吗？”

“有。根据地——解放区。”

“呵，那是梦幻的世界，神游的世界！”

“不，那是个最真实的世界。你要去，现在随时都可以。”

“真的？”

“千真万确。就象眼前的这条江，眼前的这张帆，眼前的这棵树……”

树下躺着个饿殍，苍蝇在深陷的眼窝上飞。

另外，还有个有生命的骷髅，在啃着树干上的绿皮……

这些司空见惯的景象，仍使闵天怵目惊心。

上官银河抓住他的臂，身子在颤抖。

闵天苦恼地问：

“那么你哪？你走不走？”

“我走，但不是马上……”

“你还有你的生活？你的工作？”

“相信我，我们还会见面。”

“在哪儿？”

“我希望在穿军装的地方，在穿草鞋的地方，在有炮声有硝烟的地方。”

闵天望着她澄澈的但也有些迷蒙的眼睛，迟迟疑疑地说出：

“好，那么我去！”

“我今天来见你，就盼你说出这样几个字——好，再见，我现在就去见我们的导演。”

“导演——他还在？”

“是的，党还在。”

他俩临别这一握，握得很紧。手与手之间，有千言万语，有千军万马……

她的背影在无数的背影中消失……

今天，年过半百的闵天，又来这里寻找，还能寻找到她的脸庞，她的声音，她的背影吗？人生呵，是多么难测，有时，生离就是死别；有时，死别又带来幸遇……